

章氏遺書

第三七冊

章氏遺書外編卷第十八

和州志三

政略第一

漢二人

晉十人

劉宋八人

蕭齊二人

梁四人

宇文周一人

隋二人

夫州縣志乘比於古者列國史書尙矣列國諸侯開國承家體崇勢異史策編列世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縣長吏不過古者大夫邑宰之選地非久居官不世祿其有甘棠留蔭循蹟可風編次列傳班於文學政事之間亦其宜也往牒所載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爲

丹陽尹傳

見隋志凡十卷

孫仲所爲賢牧傳

見唐志十五卷

則專門編

錄率由舊章馬班循吏之篇要爲不易者矣至於州縣全志區分品地乃用名宦爲綱與鄉賢列女仙釋流寓諸條均分門類是乃摘比之類書詞人之雜纂雖略倣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所附名目實兔園拮據詞藻之先資欲擬春秋家學外史掌故人編列傳事具首尾苟使官民同錄體例無殊未免德操詣龐公之家一室難分賓主者矣竊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陽之思邵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爲能興利革弊其人雖去遺愛在民職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和不嫌同科其或未仕之先鄉評未協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爲一時循良何害

一方善政夫以治績爲重其餘行業爲輕較之州中人
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區分條編類次者其例本
不相侔於斯分別標題名爲政略不亦宜乎夫略者綱
紀之鴻裁編摩之偉號黃石淮南之屬抗其題黃石公三略淮南子
張溫魚豢之徒分其紀
略之遺不獨鄭樵之二十部也張溫三史略
事編著功猷足以臨蒞邦人冠冕列傳揆諸記載體例
允符非謂如裴子野之刪宋略但取節文爲義者也
志曰標題定體義有重輕載筆摛文事存互證前代官
斯土者存於史傳人皆知名不可忽也事遠年湮政績
無所考見苟其人足重亦得一例並書人以地重地亦

以人重難容執一而論者也謹次漢晉以後至於今茲
爲政略三篇

漢揚州牧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
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尙書事後
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初爲郡功曹莽
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
永太守荀諫擁護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
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
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
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迺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
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

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迺拔佩刀截馬當匈迺止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迺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旣知更始已亡迺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

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

以下原缺

列傳第一

何蕃

張籍

杜默

傳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夫矯志勵行自越流俗非以爲赫赫也而風清邁運軌振來茲懦立頑廉尙友論古是以東京名節則逸民分於黨錮南宋講學則道學別於儒林往牒所載不可誣也末俗澆漓不敦

古處好名之習日以益甚攘羊證其直躬易妻稱其善讓繕性滑欲以求有聞而史臣載筆一代浩繁丹青煒其耳目山谿封其意志其含毫莫斷而輟簡時聞者又豈特鮑照人微見遺宋史王通趣默不入隋編而已耶魏文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自唐宋以來載筆之士日以繁多其閒磊落瑰奇之行文采不曜史策失編其或因人附著略見姓名而載考逸文旁徵他說乃往往見其遺事則由此而推聞見所未周其湮沒不彰者何可勝道也哉唐三百年和州人文止傳何蕃張籍何蕃以韓愈有傳故錄於卓行而張籍亦以能詩與孟郊李賀諸人

游韓氏門遂知名然其傳頗略余甚恨之杜默不見於宋史而遺文亦復無傳者得歐陽修石介贈詩反覆推之乃轉得詳其出處豈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非耶夫博采舊聞闕其疑似知屋漏者在宇下補史失者在諸志矣今錄之爲列傳首

何蕃唐德宗朝居太學有聲太學諸生至不敢與蕃齒時陽城爲司業有薛約者以狂直言事得罪吏捕迹得之城家帝怒城黨有罪貶城道州蕃率諸生李讜王魯卿等二百人伏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詔出陽公道州僕聞悵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轅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

惘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
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
甚厚將亦陽公漸漬訓導所致乎意公有博厚恢大之
德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托門下飛文陳
愚論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
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
竊履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
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
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
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
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數日爲吏

遇抑卒不得上然當世翕然躋之初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焉來請起蕃蕃正色叱去於是六館之士無從亂者蕃事父母孝初游太學歲一歸省父母不許後閒歲一歸又不許居久之閔父母老揖諸生請歸養諸生閉蕃空舍中相與狀蕃義行白司業陽城會城貶道州不果蕃居太學二十餘年諸生不爲非義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並撫恤其孤終身力行不倦云

張籍字文昌烏江人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祕書郎韓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一時名士皆與之游韓愈賢重之與愈門下士李翱皇甫湜齊名愈書與馮宿論文言李翱學文

頗有所得張籍年長於翱其文與翱相上下云籍性狷直嘗以書規韓愈曰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暗時稱發其善教所不及推誠相與不閒塞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等面拒歡來者烏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歟頃承論於執事嘗以爲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以正之聖人之道復存於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寢惑揚雄作法言以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

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於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平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

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宏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尙哉籍誠知之以材誠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事而爲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於時置不

朽之盛衰與夫不知言者亦無異矣愈答書以謂著書者義止於辭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沒後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今排二家有年不知者以爲好辨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書又將無得矣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今時未至請待五六十爲之無實駁雜之說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籍又以書復曰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入乃舍之

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游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遑有所爲況有疾疢吉凶虞其閒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

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之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